

冯沅君是我父亲的胞妹,按大排行是我的四姑。许多年来常有人问我,从事创作是不是受了沅君先生的影响,仔细想来,我和四姑的接触较少,很难说有什么影响。

四姑有时开人代会,到北京来。因为总是有事,好像很少在家里住。有一次四姑来,正好报上有一篇散文,她对我说:“你的文章看来很平淡,却有余味。总是不容易的。”又有一次,说起做衣服的事,母亲建议她在北京做一件棉袄,做好了我们可以给她寄去。四姑坚决不同意,她总是怕麻烦别人,哪怕是亲近的人。抗战时期我们在昆明的时候,她到昆明来过,也都是来去匆匆。我已不记得在昆明见过四姑了。

1937年,四姑和四姑父陆侃如都在燕京大学任教。住在燕园里的天和厂,那房屋现在已经拆掉了。抗战炮火初起,父母把我和小弟送到燕京大学,寄居在四姑家。我们在那儿度过一个暑假,每天在燕园游玩。我们常在临湖轩下面池塘旁的土坡上玩沙子,用沙土造桥、造路、造房屋,有时造出一排小房子。说是小房子,当然是加上想象的,建成了又推倒,很自由。



金秋十月以后,人们利用双休日去知名的蟹庄,去蟹的产地,或品味、或购买。然而,若要问一下那些食蟹人,蟹是从什么时候被人发觉可以吃得呢?恐怕很少人能答对。人们或许记得的是鲁迅说过的一句话: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。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呢?”

那么,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?相传几千年前,江河湖泊里有一种双螯八足,形状凶恶的甲壳虫,不仅偷吃稻谷,还会用螯伤人,故称之为“夹人虫”。后来,大禹到江南治水,派壮士巴解督工。夹人虫的侵扰,严重妨碍着工程。巴解想出一法,在城边挖条围沟,围沟里灌进沸水,夹人虫过来,纷纷跌入沟里烫死。烫死的夹人虫浑身通红,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鲜美香味。巴解好奇地把甲壳剥开来,一闻香味更浓,便大着胆子咬一口,谁知味道鲜美,比什么东西都好吃。于是人人畏惧的害虫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了。大家为了感激敢吃天下先的巴解,在解字下面加个虫字,改称夹人虫为“蟹”。意思是巴解征服了夹人虫,是天下第一个食蟹者。第一个发觉蟹可以吃的人,自然是勇气可嘉的,自然是应该被人记起的。

蟹可用来吃以后,它为人类提供了美食,下饭下酒,啖嚼上口,欢声笑语,啧啧称鲜;为人类提供了玩意,摸蟹、蟹蟹、钓蟹、排蟹;为人类提供了可以发家致富的途径渠道,尤其是改革开放后,有不少人通过规模化养蟹走上了富裕小康路;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、新对象,有人成为专家学者,走出国门,传播知识,传播经验,传播友谊;为人类提供了就业机会,养蟹业的上游、下游

已然形成产业,从繁殖蟹苗、育养成蟹、制成蟹品、上市销售、摆上餐桌、供人美食等,相当可观;你看,还有人研制生产出了工艺精良的专门用于吃蟹的工具,还有人将实物形态的蟹业上升成为精神层面的蟹文化,专门设立举办“食

四姑——你能告诉我吗?

宗璞

那时我吃米饭后总喜欢拌上白糖,在家里母亲是不允许的,因为这样会影响吃菜。四姑则随我们的意,不加管束。四姑父还把我和小弟轮流抡起来转圈,别的大辈从来没有过。我们很喜欢这个游戏,总是高兴得咯咯地笑。四姑和四姑父也笑,我想,这样的情形在他们的生活里不是很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和仲到上海去,回来时路过曲阜,我们去看四姑。那时山东大学搬到曲阜,教师们生活

很简单。住房更可以说是很简陋,四姑照旧过着她简朴的生活。她上午有课,早早地起来备课。我想,那课她已经教了不知多少遍了。四姑父领我们去看孔庙。走到孔庙,大门是锁着的,我们扒在门缝上,里面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,总算看见了孔庙的大门和墙。

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,中美有往来。我家算是开放户,哥哥携他的全家从美国回来,这是分别二十多年后的初次见面。四姑和四姑父到北京,还有叔叔一家、七姑一家,在颐和园聚会。这是最后一次大团聚。

1974年,当时山东大

学已经迁到济南。四姑病危,我和姐姐钟珺、堂弟钟广到济南去看望。她已经不能认人,我们叫她,告诉她父亲不能来,很惦记她。我想,她并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,可还是答应。病榻旁边除了四姑父和两个护工以外,还有学生。当时,我和姐姐都很伤感,却无法做一点对她有益的事。在我们回京的路上,四姑去世了。父亲和泪写了唁电。四姑父来信说:“沅君的葬礼极备哀荣。”那又有什么用呢。

以后,四姑的学生袁世硕、严蓉仙编辑了《冯沅君创作译文集》,这是四姑在古典文学研究以外的成绩,后来他们又写了《冯沅君传》。

201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《陆侃如冯沅君合集》,张可礼、袁世硕主编,共十五卷。

据说,古时大儒去世,在送葬时,学生走在儿子的前面,是有道理的。

作为五四时代封建家庭出来的女性,四姑争取自由的精神值得钦佩。当时两位兄长都在北平读书,她很羡慕,也要到北平读书,那时是很少见的,可是我的祖母同意了女儿的要求。因为四姑已经订婚,有人说,应该问问夫家是否同意。我的祖母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,她说:“我们既然决定了,就不必问。”于是四姑就到北平来上学,也才有了以后的冯沅君。

四姑进了新学堂,有了新知识,她争取自由的志向更坚定。她坚决反对父母之命的婚约,经过一番抗争,解除了这道枷锁。她要自由,要自己决定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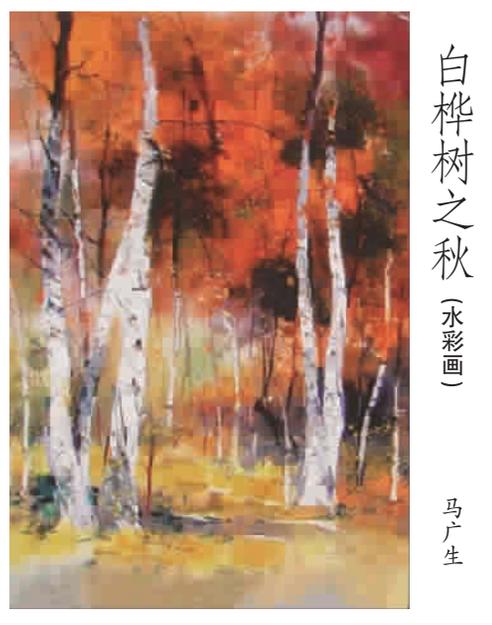
己的婚姻。她当然有权选择,这没有什么可责备的。她的选择是当时在清华国学院做研究生的陆侃如。以后,他们一同研究,一同著述,一同到巴黎大学,各自获得了博士学位。他们在学海中遨游,应该是很快乐的。

四姑父比较活泼,比四姑外向得多。有一篇文章说,陆侃如参加一个什么考试,老师问:为什么孔雀东南飞?他答:因为西北有高楼。又见他自己写的文章写道,他们在巴黎的时候,有一天沅君派他去买面包。他在塞纳河边的书店里浏览,遇见熟人就聊天,还和老板娘调侃几句,逛够了回家。到了家门口,才“哎呀”一声,想起买面包的任务。我不知道那天他们怎么样打发这顿饭。

我有时写几首歪诗,从未发表。我给了它们一个总名,“四余诗稿”,因为这些诗都是在工作之余、写作之余、家务之余、疾病之余写成的。《冯沅君创作译文集》中也有“四余诗稿”,是四姑父中风后在病榻上为四姑整理的。两年后,四姑父也去世了。这部诗稿的最先便是《忆天和厂旧居》二首:

卜居却忆在天和,塔影湖光逸兴多。屋后苍松窗外竹,晨昏伴我几吟哦。半规赭玉隐遥岑,湖上相携作苦吟。撩人最是千条柳,半摇翠缕半摇金。

还有《平寓被劫》:连连枪声疑爆竹,兼旬卧病意未衰。一轮皎皎中秋月,更照强徒排户来。以后就是向大西南的迁徙。在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,车过陆南关时,司机告诉大家要关上车窗。父亲可能是没听见(照金岳霖先生的解释,父亲那时正在考虑哲学问题),依然把手臂放在车窗上,撞折了臂膀,被送到河内医院。四姑也到后方去,正好走



白桦树之秋 (水彩画)

马广生

的苏轼一生仕途坎坷,颠沛流离,螃蟹给他带来了精神慰藉和快乐,有诗云:“左手持蟹螯,举觞属云汉。天生此神物,为我洗忧患。山川同恍惚,鱼鸟共萧散。客至壶自倾,欲去不得间。”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对吃蟹情有独钟,描写一场家宴,借大观园众人的口生动形象地介绍食蟹的

方法,还借宝玉之手,写道:“持蟹更喜桂阴凉,泼醋搥姜欲饮狂。蟹饕王孙应有酒,横行公子却无肠。脐间积冷馋忘忌,指上沾腥洗尚香。原为世人美口腹,坡仙曾笑一生忙。”他把人们食蟹时的情状,刻画得入木三分,并借写螃蟹,以小寓大,喻讽现实社会。

看云

——题李辉“看云斋”

邵燕祥

人看云
云在天

浩森的空间
迢递的时间
有心?无心?
飘近又飘远

擦肩才一瞬
别去不复返
亘古的凝视
相忆一百年

无限中的有限
有限中的无限

分分秒秒
晨晨夕夕
时时刻刻
月月年年

没有两段浮云
完全相似
只是晴晴雨雨
装点着万古长天

愿云长白 天长蓝
永远 永远 永远

这条路,到院来看望父亲,留下了这首《河内病院见大兄》:

间关避贼过南越,伯氏折伤仍未痊;一见惊呼欲下泪,家人情切在中年。

四姑的“四余诗稿”四十八首,又有“四余词稿”六十四首、“四余续稿”六十五首。我很想知道四姑的“四余”指的是哪“四余”,读来读去,没有看到对“四余”的解释。我怎样才能找到答案呢?四姑,你能告诉我吗?

原始的道路是由人践踏而形成的小径。“道,蹈也;路,露也,人所践踏而露见也”。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,在邮驿与管理制度上,更加完善,驿站按其大小,分为邮、亭、驿、传四类,大致上五里设邮,十里设亭,三十里设驿或传,约一天的路程。进入唐朝,唐太宗下诏对道路不准任意破坏,并重视驿站管理,传递信息迅速,沿路设置土堆,名为堠,以记里程,清朝末年,已是驿道时代的尾声。

井冈山地域,地处山区,古时不可能完全按平原标准建筑驿道和设立驿站,还是因地制宜,做到了道路畅通,相隔一定距离都设有客棧、茶亭。

当知青时,挑担走的次数多的是小通到遂川车埠的古官道,背木走的次数多的是泰和老屋下到仰头的古道,这些古道,全程是石阶,石阶大小不一,有长有方,有薄有厚,依山势而筑建,时而平,时而陡,古道工程之艰难,修筑得牢实坚固。因年代久远,人烟稀少,我看到背阳的青石板上处处是厚厚的青苔,石板缝隙间钻满了野草。阶石错落有致,石阶都被磨得光亮光亮,可见是古今多少挑夫的脚步磨出来的,每次走在古官道上,总会忍不住感慨古人是如何将这厚重的巨石如此一一排列。恍然回到古代,见到成群成群的挑夫挑着烈日,流着大汗在忙碌,有的从远处一步一步抬来青石板,有的在拌沙浆,有的将磨好的青石板铺在已平整好的路面上。

关北的古官道一般由石块、石条铺成,有的道段则由裸露的岩石自然形成。穿过村庄和村庄附近的街面则更讲究些,都由石板、卵石铺成。铺成的卵石路的还会铺出各种吉祥的图纹,极少有

我以前真是不要听朗诵的人,尤其是作为大型文艺晚会节目之一的朗诵,一味的铿锵响亮并不能让人有共情,反而有种正经拧巴的油腻。

《见字如面》《朗读者》等节目带来了朗读清流。当然朗读不等于朗诵,朗读重在以义喻人,朗诵则是把重要之处凸显,将情感效果放大。因缘际会,这两年的中秋节我都在朗诵会中度过。去年朱烁渊老师策划制作的“行板如歌·秋思”朗诵音乐会余音绕梁,今年玉佛寺诗词雅集暗香涌动。碧潭秋月,玉露法华,行板带来情感,如歌抚慰流年,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,而在饱满与分寸。

唐诗宋词写月的起点,被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和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拉得太高了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人们一孤独就找月亮聊天,它值得所有的倾诉。当然我相信作为写作者,作为朗诵者,其情感须比常人激烈数倍才能回馈给读者与观众,而浓郁情感的正确打开方式,应该是自然有情,而非矫情做作。

今年烁渊老师总策划的“秋一场,惜千年”朗诵音乐会照例在金秋,在东方艺术中心,照例有濮存昕、刘家祯和胡乐民,撑起整个场子的还有童自荣、姚锡娟、张欢、丁建华等用声音讲故事的老戏骨。选材考究,古今中外名家名作,衔接得体,钢琴评弹琵琶的穿插调性合宜。简约灵动的灯光舞美,那个人,一篇作品,一架琴,专注的观众,构成演出主体,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气场和氛围,也是一种仪式感,有风物之美、情致之美、哲思之美与回味之美。

从“行板如歌”到“秋一场,惜千年”,我发现烁渊出品的朗诵会,不仅是对作品进行二次塑造二次演绎,展示其丰富立体的一面,更赋予这份丰富以纯粹和统一的气质,让人满足、完整,让人回味无穷,重新理解和爱上那些诗和文,达到某种皓月之恒,那真是一种十分高级的撩。

“靖康耻,犹未雪。臣子恨,何时灭”,带有强烈颤音的朗诵让我感觉胡乐民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;李白喝嗨了,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复醒,我在场,

我也胸中激荡。优秀的朗诵者会对文中情境和心境立体化还原,若能加入自身对人性人情充沛的体察与悲悯,那就达到了另一种境界的朗诵:作为理解、交流、发声。他们一定会呈现出三种状态:我就是,我就在,我小时。

一场两个多小时朗诵会,没有交响乐、群舞和舞台剧的宏大背景叙述,没有主持人,没有戏剧性的调度和其他载体辅助,这无疑为主创的冒险设计。不仅要求朗读者与作品自身的魅力,也考验着世界文化之都、演艺之都上海城市大众的鉴赏力与美学趣味,或许不问前路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骑士精神。

泥巴路,在官道上,最忌泥巴路,泥巴路“晴天一地灰,雨天一泥浆”,更严重的是,行走的多是“扁担”(挑担人),倘若滑倒,不慎跌跌闪腰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官道的筑建养护,官府起主导作用,当地民众积极响应,合力筹建。有的地方,官吏主动拿出自己的薪俸,号召民众出资建道修路。其次是地方绅绅、富户,即便是地方官吏倡议建路,其建设资金和以后的维持经费也常常是有赖于社会捐助。据《井冈山志》记载,井冈山的朱砂冲至茨坪的古官道就是当地富户捐资筑建的。他们大多捐出田地作官道的建设养护的资金,这种田地,俗称“路田”。

还有就是普通民众,“修路铺桥做好事”是官北的传统,在地方精英的带领下,乡民们也纷纷慷慨解囊,为地方修路铺桥贡献绵薄之力。虽然他们力量有限,但积少成多。由一两位土绅牵头,一族群众共同捐资,是官北官道募资最常见的形式,僧人捐资筑道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。为道路、桥梁、茶亭捐资的姓名、资金均以石碑刻文记载,如今,我们在有些茶亭的墙上嵌入的石碑上还可以看到。

关北古道都由当地的筑道匠铺筑,井冈山属于南方,雨水多,村庄的小道和官道上多筑石阶路,我们当知青时,经常见过筑道匠修补村庄里的道面,他们把河沙、石灰再加入适量的精黄土(晾干捣碎过筛的细山土)搅拌均匀成沙浆,加入了精黄土的沙浆黏性非常好。这也是古道经百年风雨仍然完好的公开秘密。

关北茶亭的历史,相传可上溯至明清时期,明清看本栏。

袁晓赫

井冈古道今昔
责编:贺小钢

如歌一场,惜千年

何菲